

關里文獻考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九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七

宋

張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仕宋仁宗朝終知涪州事卒於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僊寓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從而家焉載始就外傳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邠焦寅喜談兵載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求諸釋老者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乃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於京共語道學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是時載已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論易次日撤坐輟講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

汝輩可師之文彥博以故相判長安聞其名聘以東帛延之學宮爲士子矜式焉嘉祐二年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爲政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者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告戒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鄉長受事至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閒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日命某告某事曾聞否聞則已否則詰責其受命者故教命出雖愚夫孺子無不與知俗用丕變京兆延至郡學教人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學者多從之遷著作郎簽書涇州軍事判官州帥蔡挺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大小悉諮嘗請車儲數十萬以貸邊民募土人以損戍兵之數皆用其策熙寧二年神宗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公著薦載學有本原四方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帝卽召問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帝悅曰卿宜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載謝曰

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日有所獻替帝然之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載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孰敢不盡如教人琢玉則人故有不能安石默然所語多不合浸不悅明州苗振獄起命載往治之程頤時爲御史言載本以道德進而使之按獄不宜安石曰淑問如皋陶猶且讞囚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戢爲御史以言得罪載益不自安卽移疾歸橫渠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有不能者必開其端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初人有未及者載不輕與人言程頤謂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之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則師資勢隔道將息矣隨其資而

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載用其言故關中士人與洛人並又以爲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給門人之無資者糲蔬亦供之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近世喪祭無法自期功以下無衰麻之服祭先之禮一同流俗節序燕飲多褻載期功之喪必治喪服四時之祭曲盡誠潔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其家童子必使洒掃應對給事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親祭事納酒漿皆所以養遜弟就成德聞者始疑終信一變從古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一毫及之載之學必如聖人而後己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異端聞人之善喜見顏色與人交久而益親嘗

自命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又嘗謂春秋之爲書乃聖人所以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究文理與學者精正其說又慨然有志三代之治謂可推行於今日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加於百姓使各得其所謂之王道可乎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卽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其難行者未始不以巫蠱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會秦鳳師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召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

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
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其卒也門人欲謚爲諡明中子以質程
頤類以問司馬光光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
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
由失以謂士之有諡自縣賈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
然曾子問曰賤不諡貴幼不諡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諡之諸侯相
誅猶爲非禮兄弟子而誅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誅之不聞弟子復爲
之諡也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
節贈節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乃已
學者稱爲橫渠先生嘉定間賜謚曰明所著書號止蒙又作西銘曰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渥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
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
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

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順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惇德善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頤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初載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程頤曰是起爭端也不若曰東西銘頤又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也

述曰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而學焉之語尹和靖言之伊川伊川曰表叔生平議論謂某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某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尙存斯言幾於無忌憚矣

橫渠崛起關陝實卓然自成一家然始經博雜終歸極詣蓋得力於
二程者居多其淵源亦有不啻盡泯者焉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九終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八

宋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年七歲爲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少長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三試於禮部中紹聖四年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崇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爲第三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非休沐不出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不以文藝爲勸除太學學錄學生劉觀石公揆輕俊有名試屢居上游一日觀爲人代筆事覺公揆游成訟逾告期不歸爲之遊說者甚衆安國正色曰錄以行規矩爲職職不能守奚以錄爲且二人果

佳士而所爲如此亦何足惜衆不能奪竟致之法遷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改使湖南當是時蔡京方得志所行既不善而官吏奉承過當學校並受其害安國獨撙節行之禁其太甚常曰韓魏公最善行新法者也會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爲學者零陵簿李良輔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良輔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時曾孝廣唁之歸謂僚佐曰胡提舉凝然不動賢於人遠矣獄未成又移湖北再鞫卒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良輔以他罪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安國原官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以親老乞侍養丁內艱服闋以宰相余深薦召至京師臥疾不出百餘日謁告而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復召上殿未受命丁外艱旣終喪謂弟子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宣和末

李彌大吳敏譚世勛合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願擢名儒講明治國平天下之本虛懷訪問深發獨智又言爲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而紀綱尙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覲而浸潤之奸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訪大臣各令展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絀則參用臺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於朝斷自宸衷按爲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欽宗曰比畱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語未竟日晨暑甚汗浹上衣遂退時門下侍郎

耿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己不合者卽指爲朋黨見安國論奏楹曰中興如此而曰績效未見是謗聖德也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欽宗卽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息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卽不彊留旣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旣領宰相吳敏樞密使李綱又謂許景衡晁說之視大臣爲去就懷姦徇私並黜之安國言二人爲去就必有陳論懷姦徇私必有實跡乞降付本省載諸詞命不報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爲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氏矣向爲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乃除夢得小郡中書侍郎何臬建議分天下爲

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彊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
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
爲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
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
之權專治軍旅或有緊急卽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
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
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擁眾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
劉珪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濟言珪爲綱遊說
珪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爲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
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濟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
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著也南仲大怒何舉從而擯之詔
與郡舉以安國素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修撰知
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

蓋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安國旣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爲郎在城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國益急欽宗亟召安國及景衡詔竟不達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安國言昨因繳奏徧觸權貴今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升黜尙未合宜臣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妄發干犯典刑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賁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旣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十二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詔不至安國辭謝乞以所進十二篇者施行其論定計略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

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內爲興復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立志謂當必志於恢復中原祇奉陵寢必志於掃平讎敵迎復兩宮論正心謂截定禍亂雖急於戎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願選正臣多聞識有志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宅厥心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彊弱將帥之勇怯係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彊於爲善益新厥德使信於諸夏聞於夷狄者無曲可議則至剛可以塞兩閒一怒可以安天下矣餘六條曰制國卹民立政覈實宏度寬隱言皆切直安國嘗謂雖諸葛復生爲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居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

宗稱善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乞各專一經高宗曰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絀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位苟容辱逮君父今疆敵憑陵叛臣不思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特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令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選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初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去異己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爲朋黨且曰黨魁在瑣闥當

先去之頤浩大喜卽引勝非爲助而降旨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
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
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
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誓出東南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卽
解相印去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
吳表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
下不報頤浩又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云
應天變除舊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初王安石盡
屏先儒以爲淺陋獨用己意著三經新說離析字畫偏旁謂之道德
性命之學於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漫不能曉則詆以爲斷爛朝報直
廢棄之不列於學宮下逮崇寧防禁益甚故家遺俗或存三傳舊本
見者撫歎或遂指以爲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乎熄矣安國自壯
年卽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

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哀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善義切深必加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證準則之以語孟程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談沉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有一而詩始就慨然嘆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展書而致詳焉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以經筵舊臣重閔勞之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

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韓氏仍詔館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品官又降詔加贈賜田十頃恤其孤謚曰文定蓋非常格也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卽置家事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閒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生平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蟻蝶過前

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嘆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國所與遊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爲府教授良佐爲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所著自春秋傳外有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文集五十卷子三寅宏寧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安國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寅少時桀黠難制長而志節豪邁宣和中舉進士除校書郎時楊時爲祭酒寅從之受學靖康之變金人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僞立棄官歸建炎三年以張浚薦擢起居郎金人南

侵詔議駐蹕之所寅建議以爲宜枕戈復仇不當退保吳越語甚切直首相呂頤浩惡之除管江州太平觀尋應詔條上時務十事又不報命知永州紹興四年復召爲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寅又上書爭之與宰臣議異乞便郡就養歷知邵嚴永三州再除禮部侍郎兼侍讀直學士院初金人欲帝張邦昌中丞秦檜受御史馬伸之約共持異議安國頗重其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絕又極爭和議檜恨之謫新州安置檜死始赦自便復其官二十一年卒寅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行於世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紹興中上書陳時事不報優游衡山下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初以陰補右承務郎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宏作書止敘契好而已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正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於家學者稱五峰先生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

道學之樞要制治之龜者也寧字和仲以蔭補官秦檜當國召試除館職及寅與檜忤出知澧州安國之傳春秋也修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翼其書云

張栻字敬夫漢州綿竹人丞相浚子也以蔭補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祕閣時孝宗新卽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奏以栻從事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閒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沒栻營葬甫畢卽拜疏言吾與金人不共戴天之讐異時朝廷雖嘗與

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宮中而至誠惻
怛之心無以感格於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
爲群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
深察此理使吾胷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
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卻矣繼今以往深察此理
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
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以劉珙薦除知撫州未
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忒
素論常與己合數遣人致殷勤忒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
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胷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心而與之無閒也
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
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局洞然無
所閒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夫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

復中原之地必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必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棧見帝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棧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棧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棧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爲默然久之棧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

固已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兩陣決機之日帝爲悚聽改容拭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爲嘆息褒諭以爲前此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帝益嘉嘆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拭亦以爲言帝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拭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爲名色以取之於民耳帝矍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拭所言卽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

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
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嘆曰此王安
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
院事栻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
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
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
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
說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誼譁說竟以謫死栻在朝末期
歲而詔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卹民抑僥倖屏讒諛
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
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至簡州兵汰冗
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
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

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枳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
善馬至孝宗聞枳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祕閣修撰荆
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
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枳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
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
帥守每不相下枳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
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奸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
亡奴亦在盜中枳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
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嘆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
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枳劾大辨詐設所
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屢上大辨易他
郡枳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病
且死猶自作遺表曰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絕一己之偏好惡

公天下之見永清四海克鞏丕圖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表上邸吏以
庶僚不得上遺表卻之卒四日帝乃聞之時年四十八杖生有異質
穎悟夙成其父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忠孝仁義之實及長命從胡
宏問程氏學宏一見知其大器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杖退
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杖益自奮勵直以古
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邃未敢
自足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盡玩索講詳踐行體驗反覆不
置者十有餘年然後反而得乎簡易平實之地於天下之理皆瞭然
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自己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
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
爲之嘗自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
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
非天理之所存矣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後成如敬夫則

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其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閒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爲郡必葺其學於靜江又特乘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庭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弟忠信睦婣任卹之意尤孜孜焉世俗鬼神佛老之說必屏絕之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爲之兢兢雖法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者生平所著書惟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欲更定而未及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向其功則已多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嘉定八年詔謚曰宣以知潭州衛湜之請也

述曰二程夫子倡明道學志在經綸而生不逢展厄於羣小浮沉竄謫不竟所行尋至國是日非遂有靖康之禍高宗偏安江左忘親事嘗孝宗雖有意恢復而用人不由其道若文定若南軒不能專心委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終

任一如熙豐故轍嗚呼道之廢興實關國運豈盡諸賢之厄邪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一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九

宋

朱松字喬年徽州婺源人生有俊才自爲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少長發憤讀經史百家書求天下國家興亡理亂之變與夫一時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期有以發爲論議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者聞龜山楊氏傳河洛之學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下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嘗曰士之所志其分在義利之閒而已登政和八年進士授建州政和尉丁外艱服除調南劍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胡世將謝克家薦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召松爲屬辭鼎再相召除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尙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

部郎兼史職如故修哲宗實錄成轉奉議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
列上章極言其不可不報松力疏求去檜怒風御史論其懷異自賢
陽爲辭遜遂出知饒州未上請閒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卒贈通議大
夫松病亟屬子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
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原仲名憲崇安人從從父安國
始聞程氏之說嘗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
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歎曰非克己工夫邪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
歸故山力田以奉其親折彥質等薦授建州教授再召改祕書正字
卽求去與祠歸衆稱籍溪先生致中名勉之崇安人踰冠詣太學時
禁止毋挾元祐書勉之求得之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
之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紹興閒呂本中薦特召詣闕不與秦檜
合卽歸人號曰白水先生彥冲名子翬崇安人以父任補郎父榘死
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執喪致羸疾自號病翁除通判興化不堪吏事

辭歸武夷山不出凡十七年閉走父墓下徘徊涕泣或累日而返學者稱爲屏山先生

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卽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旣孤則奉父命往告胡憲劉勉之劉子輦而奉學焉勉之以女妻之年十四卽厲志聖賢之學十八貢於鄉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勤敏利物不憚勞瘁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秩滿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以奉親講學爲事同安人思之立廟祀於學宮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以徧舉而本源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

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辭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賁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矣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隙之淺深徐起而圖之則理得勢全名正實利矣四海利病係生民之休戚生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尙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知之耳臣竊謂惟以正朝廷爲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矣隆興元年入對又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

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次言君父之讎不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因陳古先聖王所以强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又上三劄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之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旣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旣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帝欲獎用廉退以厲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祕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傷及權倖羣小乘閒讒毀乃因熹再辭卽從其請主

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熹再辭不許始受命
熹自同安奉祠歸至是幾二十年閒關貧困不以累心至南康興利
除害愛民如子尤以厚人倫美風俗爲首務屬邑星子土瘠稅重疏
請蠲減章凡五六上值歲不雨講求荒政申嚴鄰封邊糴之禁選擇
官吏通商勸義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閒詣郡學引
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立學規俾守之
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閒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
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
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
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
邪之路然後君心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
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
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

之讜言而安於私讐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
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真清顯所惡則密行皆毀
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相所竊者皆陛下
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
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
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
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
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
實此一二入者陰執其柄非獨壞陛下之紀綱而已乃并陛下所以
立紀綱者而壞之然則民安可得而恤邪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
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主也熹以
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
言於帝曰士多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

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乃除
嘉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錄前救荒之勞加直祕閣辭以納粟人
未推賞俟賞行乃受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言陛下
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閒不能盡得其人是以
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輒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
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
重而因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庭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
之陛下旣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
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
習之從容無閒士大夫之體貌旣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
習使嬖側媚之態旣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
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
勢日輕重者旣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

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
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皆
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帝爲動容會近
郊大饑宰相王淮奏改浙東提舉卽日單車就道移書他郡募米商
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屏去徒
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
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收荒之餘隨事
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疎於爲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
事卻有可觀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又下其社倉法於諸路熹以
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
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
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
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

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
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飢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
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
姻家吏部尙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
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
友亦自辯准乃以熹章進皇帝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
提刑委清强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早傷州郡相視熹時畱台未行旣
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
拜遂歸且乞奉祠會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准又擢太府
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言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
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於是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
台州崇道觀時淳熙十年也武夷精舍成熹還自浙見其士習馳驚
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

克治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旣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五年淮罷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譏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民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邪人欲

邪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閒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閒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初熹赴召或以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帝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觀已死王朴亦逐獨內侍甘昇尙在熹力以爲言帝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翼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人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而胡晉臣新除侍御

史亦首論栗執拘不通喜同惡異妄指學者爲黨帝亦以栗言太過
黜知泉州時左補闕薛叔似上章援熹宰相周必大亦言熹足疾是
實帝曰昨上殿時朕亦見其跛曳且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
其誠乃令仍提點江西刑獄熹再辭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
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
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
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
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
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時守此
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
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
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
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

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
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
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
說扑之徒勢焰薰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
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
供掃除之役不得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
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朴既逐之後諸將差
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爲軍士者顧乃未
嘗得一溫飽惟任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
進用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
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
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太子者國家之本也唐東宮之官師傅賓客
旣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

其選甚重今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嫚狎奇袤雜進之害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謂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宗社安而統業固矣大臣者所與共治理者也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閒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

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陛下誠宜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盡如此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若夫宮省之閒禁密之地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閒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庭之議論正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害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輒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陷則陷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閒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禁錮天下之賢才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

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臣聞自虞
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
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挂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
者撥還版曹其爲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不時之需其言
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
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
其存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幾何矣曷嘗聞其能用
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
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
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
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剋士卒以殖
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薪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
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

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估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勵士卒以彊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熹力辭除祕閣修撰仍主管崇福宮熹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帝亦開懷容納然熹之言皆痛詆大臣近習故帝眷雖厚而嫉者愈深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

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
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士俗崇信釋氏男女
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嘉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
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江漳三州經界嘉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
法而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阻之宰相留正泉人
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復上書訟其擾人朝廷不
能決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
下人望乃除嘉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嘉再辭不許除荆湖南
路轉運副使會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
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再辭不許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
學不及嘉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
非不知嘉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會洞獠擾屬郡嘉遣人
諭以禍福皆降之申勅令嚴武備戡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

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爲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帝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復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爲帝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至數

百閒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與此大役以拂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飢餓流離貼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

閒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相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輦馬前望見太上皇帝卽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又願陛下嚴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下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帝亦未有怒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帝亦開懷容納熹又奏勉帝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閒以求放心爲之

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旣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時孝宗將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祧僖

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吏部尙書鄭僑主其說請別爲僖祖立廟而以順翼宣三祖之主祔藏焉熹獨條其不可謂僖祖祧毀之議始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僖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太宗如周之文武俱宜萬世不祧又擬爲廟制以辨疏上帝稱善至再會宰相趙汝愚力主鄭僑之說而熹議遂寢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侂胄怒讒於帝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帝且諫且拜帝不省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畱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驛封章交上皆不報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趙汝愚

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冑用事爲慮既屢爲帝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慶元元年汝愚卒以誣逐朝廷大權悉歸侂冑熹草書萬言將極言奸邪蔽主之惡因以明趙汝愚之冤詞旨痛切門人以爲賈禍極諫蔡沉請以筮決遇遜之同人熹默然取棄焚之自號遜翁以廟議自効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祕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得黃幹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翼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劉子翬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

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冑勢益張何澹爲殿中侍御史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諫官劉德秀又論留正以引僞學之罪而御史胡紘劉三傑諫議大夫姚愈等復極言排擊或因得美官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以謝遣生徒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冑有姻連勸侂冑勿爲已甚侂冑意亦漸悔熹旣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以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冑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熹之學旣博求之

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彥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黃幹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而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槩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弟子著者有蔡元定

及其子沉與黃榦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之徒李燔字敬子建
昌人仕終通判潭州謚文定初從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退以
弘名其齋而自警後諸生有未達者熹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熹
折衷諸生畏服熹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
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曰黃李當爲白鹿
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與比也張洽字元德清江人
仕終著作佐郎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史百家無所
不讀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
勇不可奪居閒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擊蹙不樂及聞一君
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所交皆名士所著書有
春秋集註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歷代郡縣地理沿革
表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官至國子錄不合於史彌遠而歸少博
學能文爲人端謹純篤初見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

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其爲泉州推官時太守真德秀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咨焉方子嘗謂人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黃瀨字商伯都冒人仕廣西轉運判官敏悟強記性行端飭以孝友稱喜守南康瀨執弟子之禮質疑問難烹之沒黨禁方厲瀨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飢啖齋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祕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至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其謫道州州縣捕甚急元定聞命不

辭家卽就熹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
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
謂兩得矣眾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
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甚眾州士
子莫不趨席下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
執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
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
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
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佐冑旣誅贈迪功
郎謚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
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
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
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策一書則屬元定起策嘗曰造化微

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諫之曰精
謂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
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熹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
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元潛書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
熹爲之序子淵沉皆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

沉字仲默少從朱熹遊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洪範之數
學者久失其傳父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
受父師之命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
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
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
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爲四千
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
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

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父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父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之將薦於朝皆不就

黃榦字直卿福建閩縣人父瑀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榦歸白其母大雪卽日行旣至而熹他出榦因畱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熹始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師者相質正及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寧宗卽位熹命榦奉喪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從講學於墓

廬者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遺榦書曰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
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熹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
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
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
聞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冑方謀用兵吳
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榦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
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榦名德辟爲荊湖北路
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
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糴捕蝗極其力改
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
守薦擢監尙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榦鞫和
州獄故以疑未決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
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

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報以乞候餘罷然後施行又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飢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序先教養爲務其在漢陽卽郡治後鳳樓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餘日以五鼓坐於堂濠若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付某料使用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

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幹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賞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幹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鸞山再拜雨卽至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珣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旣而朝命與徐僑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幹先移書珣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閒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

廢弛皆此曹爲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閒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甚於金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斡敵旣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斡知不足與共事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閣謝客

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邱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竊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條畫討論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啾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尙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邪今浮光之

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三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吾關失守則蕲黃不可保蕲黃不保則江南危尙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邪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黃蕲繼失果如所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閒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榦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榦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榦倅儻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旣出在位者益忌且慮榦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於是羣起擠之榦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

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聲譽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官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既沒後數年門人請謚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於世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告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熹守漳淳請受教熹曰凡閎義理必窮其源如爲人父何故止於慈爲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爲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又數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熹陳其所得時熹已寢疾語之曰如公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耳自是所聞皆切要語凡三月而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讀書格物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

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冲漠無朕與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冲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別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卽頑弊不仁矣其語學者曰道理初無元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胷大作基地須萬理明徹於胷中將此心放在天地

開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
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
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爲己物矣至於以天理
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幾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
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鑊錡不容有騎牆不決
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
其語尤中學者膏肓淳性孝母疾亟號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
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徇俗恬然退守
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
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守鄭之
梯率寮屬延講郡庠淳欵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
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
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

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學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稱爲北溪先生錄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夔爲臨川縣丞時黃榦適知其縣事伯夔命基師事焉榦初見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然後可從事聖賢之學基悚惕受命因得盡聞淵源之懿微辭奧義必研精覃思未嘗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其志凡所讀書咸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朱熹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於是從遊者日衆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掃蕩胷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讀易者當盡去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又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如此王柏旣執贄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

柏序正諸經弘論英辯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淳固篤實絕類漢儒雖一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而新意愈出不窮有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郡守趙汝騰守發延聘請講辭不就復首薦於朝又率各從官列薦通判鄭士懿守蔡抗楊棟相繼以請皆辭景定五年詔舉賢特薦基與建寧布衣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不受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文定所著有大學中庸大傳易啓蒙通書近思錄諸發揮

王柏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遊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

學之原遂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
恭執事敬喟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乃更以魯齋從熹門人
遊或語以何基嘗從黃榦得熹之傳卽往從之得聞立志居敬之旨
柏爲學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
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
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
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沒家貧爲之斂且葬焉
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
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
臨於郡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
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
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非自然又曰大禹
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

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於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末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書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問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歷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雜志周

子發遺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等書

元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從曾祖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其父母疾齊禱於天而靈應隨至事聞於朝爲改所居鄉曰純孝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卽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略未忍遽忘斯世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敘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元世祖用朱瑄張清策興海運其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

服其精確德祐初起爲迪功郎史館編校辭弗就宋亡屏居金華山中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資營購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繫於倫常也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祕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尙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

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旣成以授門人
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
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
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著四卷謙爲校
定皆傳於學者元天歷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於朝初履祥旣
見王柏首問爲學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
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
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
今始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
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
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至正中賜諡文安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高祖實歸事胡瑗由平江徙婺之金華父
觥登淳祐七年進士第仕未顯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口授

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旣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旣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邪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於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其觀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尙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

亂之幾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又有自省編
畫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
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亦靡不該貫旁而釋老之
言亦洞究其蘊嘗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
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三
傳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
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
而已謙不喜矜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輕筆之
書也延祐初隱居東陽金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
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
內外殫盡嘗曰己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
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
粗疎入於密微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

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
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
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搢紳先生之過
其鄉邦者必卽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爲之
折衷聞者無不厭服元大德中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謙以爲災在
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祲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謙曰今公
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劉庭直副使
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加推服論薦於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
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閭大比請司文衡皆莫能
致至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
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爲白雲先
生賜諡文懿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沒朱子之學猶未大顯至謙
而道乃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子之世嫡江浙行中書省爲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一
請於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於學官

述曰薛文清有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張子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朱子也汾讀朱門弟子傳而歎易學則定自季通書傳則成於仲默於直卿有斯道之望於安卿有與點之思爰及何王金許道脈相承淵源有緒凡厥諸賢其有功於紫陽亦豈淺鮮哉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一終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二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

宋

呂祖謙字伯恭申國公公著之元孫也先世本居壽州自其祖尙書右丞好問始遷婺州祖謙之學本諸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旣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以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畱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筭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

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陵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

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盡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祕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騭駁之帝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卽

命詞駭不得已草制尋主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
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學者稱爲東萊先生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
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
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
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
成務旣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
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閻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
本末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旣沒郡人
卽而祠之

述曰朱子謂東萊詳於史而略於經能博文而不能守約然觀其像
贊云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
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其推許亦良至矣